

吳都文粹續集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十八

明 錢穀 撰

墳墓

范文正公仲淹神道碑

歐陽修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汝南  
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  
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  
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

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  
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  
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  
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  
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  
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  
祖蘇州糧料判官諱某為太保祖秘書監諱某為太傅考  
諱某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

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  
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  
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為必盡其方  
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  
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  
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  
之上記其忠名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  
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

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  
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  
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  
始終十年末年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  
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  
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  
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闕爭不能得貶知睦州  
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

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奸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  
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  
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  
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  
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  
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  
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  
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

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為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

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  
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  
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  
敵應變為何如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  
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  
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賊  
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  
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

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吏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餘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

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懼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厯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嘆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

賜坐授以帑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  
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  
專文詞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  
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  
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  
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  
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  
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才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

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  
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  
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  
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  
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  
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  
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  
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

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志于墓譜于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此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遷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定根公居三年

怯勇墮完兒憐獸擾率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  
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維艱哉初匪其難在其  
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  
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文正墓雖不在吳而孤忠大節為宋朝第一等人且  
其義田祖墓在是因錄之

滕學士甫墓志銘

代張文  
定公作

蘓軾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為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